

文章编号:1005-0523(2009)03-0101-04

全球化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影响

——解析石黑一雄小说的国际化主题

何善秀,李宗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在与第一代和第二代日裔移民作家作品中的主题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析了当今英国文坛重要作家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国际化主题,指出其作品中超越族裔的全球化思想,并尝试讨论少数族裔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变化,即作品主题由关注传统的少数族裔族群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向关注人类共性,追求文学作品的世界性。

关键词:全球化;少数族裔文学;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加深,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拥护者认为全球化会带来全世界共同的进步和繁荣,消除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带来的隔阂和误解,促进文化的融合;而反对者则质疑全球化会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富国更富,穷国更穷。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带来文化差异的消失,文化多样性的减少,甚至民族文化的灭绝。

人群的迁徙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又会对移民全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一般而言,移民族裔都必须面对双重文化、双重身份的难题,“母体文化基因的潜在作用使他们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形成文化间的疏离、审视和认同的过程。”^[1]学者们从文化碰撞,种族冲突,到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近来比较热门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语境,他者性等视角出发对少数族裔文学进行研究。其共同焦点始终围绕在少数族裔群体的边缘性,文化上的疏离感等。本文旨在通过当代英国文学的一位重要人物,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的解析,指出移民文学中的一个变化,即少数族裔文学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主题也由文化冲突正转向国际化的主题。

1 石黑一雄与“二世”日裔作家

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6岁随家人移民英国,一直用英语写作。他是一位成就颇高的作家,非常年轻即享誉世界文坛,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迄今一共有六部作品出版,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奖。1989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荣获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另外《浮世画家》和《我辈孤雄》(When We Were Orphans),两次获得了“布克奖”的提名。

石黑一雄是亚裔作家当中少有的不以移民背景和文化差异为主题的作家,他自诩为国际主义作家,而在他与日本小说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的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刻的国际视野。石黑一雄说:“我会在历史中选择特定的时刻来适应我的写作目的或是我最想写的内容。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我只是运用英国史或日本史来阐释某些吸引我的东西,我想这一点使我并不能成为一种有归属的作家,我对日本历史或英国历史都没有很强烈的情感维系,因此,我能利用这一切来为我个人的写作目的服务。”^[2]

小说对于石黑一雄而言,只是一种国际化的载体,他所关注的是要如何才能突破地域的疆界,写出一

收稿日期:2008-12-11

作者简介:何善秀(1967-),江西南都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

在对日裔移民文学家的研究中,一般第一代日本移民被称为 Issei,即“一世”。“早期日本移民乐于接受并效仿英美人的穿着,习俗,甚至为了完全西化而接受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华人、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面前表现出优越感。”^[3]至上世纪30年代,在异国土生土长的 Nisei,即“二世”人数超过了“一世”。几乎在所有的“二世”作家的作品都围绕着家庭冲突的主题:“二世”子女和“一世”父母之间的矛盾。即只会简单英语或者完全不会英语的“一世”,身上深深地刻着日本文化印记,坚韧,克己,及日本武士道精神,他们在英美等异国也要坚持在社区(日本人是群体生活的民族,日裔移民一般都建立自己的社区和语言学校)和家庭中的至高权威。然而,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只会说简单日语,难以和只说日语的父母沟通的“二世”逐渐成长,由于完全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流利的英语和了良好的西方教育使得“二世”能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使得“一世”父母的权威瓦解,他们所坚持要求子女继承的日本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学习成绩不好会给所有日本人丢脸,长子继承制等受到子女质疑,批评和反对,矛盾也逐渐加深。其中有代表性的“二世”作品有 M. 村山的《我的身体唯我所求》,他从“二世”的角度有力的批判了由“一世”掌权的日裔移民群体的专制,反对为了忠于集体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在石黑的作品《浮世艺术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孙子,“一个日本孩子不再崇拜日本武士,而是以美国西部牛仔为偶像。”^[4]石黑当属第三代移民,或者“三世”了,他的作品主题与“二世”是完全不同的。作品所体现的是二战后,美国文化或者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这一点正是全球化的象征。因为作者并非聚焦于移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族群冲突,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群体内部的压力和影响,在这一点上,石黑的创作是超越了血统和族裔身份的界限,他实际上是站在局外,从国际和全球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冲突的问题的。

二战中日裔美国人被赶到集中营,他们建立的社区和随之的人际关系受到致命打击,群体观念彻底瓦解。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争给日裔移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所有“二世”作品都反映了它对个人和整个群体的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冈田的《不,不仔》,该书描写了“当时的日裔美国人为了被接受成真正的美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其中涉及到了家庭内部成员如何互相欺骗,父母酗酒,子女反对父母,丈夫抛弃妻子,妻子与人通奸,最后整个群体分裂。”^[3]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也就是所有“二世”都必须做出的选择,究竟是选择日本这个代表着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母体,还是虽然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的,却代表着自由和梦想的美国。事实上,对“二世们”来说,日本和美国两种文化都无法完全接受他们,而他们也无法完全接纳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战争中被凸显,激化,完全裸露,而日裔移民进退两难。

在《浮世艺术家》一书中,也描写了二战。书中故事发生在二战中被美军投下原子弹的长崎,书中的人物均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也都是遵循如“见合(相亲)”等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石黑使用回忆的技巧,巧妙地将故事来回拖动于战前与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映射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如果说二战对于各国政治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战争对于人们的伤害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却是同样存在的。像《浮世艺术家》中提到的家园被毁,以师生关系为代表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极大的改变,昔日小酒馆的友好,和谐的愉快气氛已难以见到等等这些也普遍存在于其它国家。同样,石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并非日裔移民或者日本民族的代言人,故事一样可以放在中国,韩国或者其他国家。故事中的日本成分只是一个背景板,而绝非处于显要的地位。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帝国主义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如石黑一雄自己曾经说过:“我想知道我被接受是否因为我充当着日本文化的媒介。我想知道,仅仅作为小说家,而不是日本作家,我是否能够获得人们的欣赏。”石黑一雄希望他的作品能展示普遍的或者国际性的人类经验,并以此作为创作的理想。

因此,石黑一雄是横跨东西、欧亚两种文化的移民作家,与“二世”日裔作家一样,他身上兼具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与“二世”作家截然不同,他似乎已经不具有移民作家的特点,他关注的是人类的共性,而非聚焦于族裔群体身份认同和矛盾冲突。

2 石黑一雄的日本文化背景和国际视野

尽管英国的媒体在介绍石黑一雄的时候,总会强调他的日裔身份和日本文化背景。虽然他的作品常出现日本人或者是日裔英国人,但是,除了血统以外我们看不出他的恋恋不舍的日本情结,宗教信仰或者母体文化特质。作者的日裔身份,他作品中故事发生地,如《浮世艺术家》中的长崎,《上海孤儿》中的上海,《未获安慰的》中的中欧某个国家,《长日将近》中的英国乡村,这些就像中国的水墨画或者日本的“浮世绘”一样,只是背景上淡淡,朦胧的一抹,只是像墙纸一般的陪衬,一个模糊的背景,而重要的是他的主题。

以他的《长日留痕》为例,虽然里面的主人公管家是日裔,但是从头到尾,除了他的日裔身份之外,看不出他身上的日本文化的印记。叙述者史蒂文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男管家,是地地道道英国式的传统人物,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的熏陶与影响。”^[5]史蒂文斯一直以服务达灵顿勋爵为自豪,他认为自己的价值就体现于此。在史蒂文斯的父亲去世时,史蒂文斯却在忙他伟大的事业——伺候主人及其客人,无暇去看父亲最后一眼,并且说父亲一定会理解他,因为他是在履行管家的职责。很多人认为这里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宣扬的效忠,克己和服从主人的价值观。笔者认为却不尽然。全文并没有任何来自母国日本的,对他产生影响的地方,只是提到史蒂文斯的父亲从小耳提面命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好好服侍主人的好管家。而克己,忠诚于主人也是传统英国式管家的典型形象。所以笔者认为石黑一雄已经完全英国化了,是地道的英国人,是完全以英语思考的作家。他的小说的题材的发生地,其实可以是日本、中国、英国、中东,甚至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的作品当中并不彰显人物的血统、背景,或者进行任何细节的、详细的刻画,他所要表达的是人类的共性,与族群、种族冲突无关的共性。他的国际视野,在他的新作《千万别让我走》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乡间,一群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早就一遍遍被告知命运已被注定,他们必须保持健康的状态,然后把自己的重要器官捐献给那些需要的人——这些孩子是克隆人,培育他们的惟一目的即在于此。而在十几年的强化教育之后,他们也完全接受了这可怕的命运。石黑在这部小说中,通过探索正常的人和可能会出现的人类的新品种克隆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性的脆弱、自私和残忍,展现了他对于克隆人,这一人造商品的悲悯情怀。这毫无疑问再次体现了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展示普遍的或者国际性的人类经验,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3 是少数族裔文学还是边缘文学

少数族裔文学一直是属于文坛的边缘文学。就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说,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大奖。20世纪的前60年,除了印度的泰戈尔和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以外,诺贝尔的获奖者全是欧美白人作家。从60年代开始,亚非拉地区的非白人作家开始受到重视,有机会获得这项国际大奖。而到了90年代,形势大为不同,原先的支流文化挤占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者,欧美白人作家反而极为罕见了^[6]。

同样,早期移民作家在欧美文坛上长期“沉默”,作家的作品不受重视,甚至部分作品中带有东方主义的倾向。如金惠经指出:“《父亲和裔昌》的作者刘裔昌和《华女阿五》的作者黄玉雪不是挑战而是容忍对华裔美国人的歪曲,刘甚至以局外美国人的身份和白人读者一起观看华裔的荒唐可笑,古怪奇异。”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当代英国文学中,一批非英裔小说家迅速崭露头角,除了石黑一雄外,还有:出生于南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奈保尔,父亲是印度裔婆罗门家庭。1961年出版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屋》是他早期代表作,获得英国读者一致好评。1971年,以《一个自由国家里》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2001年的《到达之谜》获诺贝尔奖。印度裔的拉什迪以他的《子夜的孩子》,1981年荣获“布克奖”,受到评论家好评。评论家皮考·伊尔指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国际多元文化的产物”。

与早期的移民作家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移民文学正从边缘走向西方文化的主流。石黑一雄是当今英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Richards Linda对他的访谈中提到“英国出版人敏锐地觉察到英国当代文学需要新的元素,英国读者对于60-70年代那种没完没了的描写中产阶级人士

通奸、争斗的小说感到厌烦了,需要耳目一新的世界性元素”。他表示他之所以能在80年代的英国作为小说家迅速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潮流——“对新型的国际化的强烈渴望”。“二战后的英国人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写作时,也才突然意识到英国人终于明白:我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只是欧洲一个闭塞的地方。从文化上说,如果我们想要融入世界,我们就必须了解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事实上,从他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他是以英国人自居,以一个给英国文学传统带来变化,引领英国文学世界化的英国作家的身份在说话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移民作家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希望被西方认同,到希望给主流文学带来世界性的元素。而这一点正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

4 结语

经济的全球化不断加深,人口的迁徙也日益频繁,媒体对于信息和文化的传播作用日益独立。这一切都使得主流文化不可能再独霸话语权,而其不可否认的正面影响使不同种族的族群之间的交流更加直接。正如上世纪末,第一批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惊讶于中国大陆的人竟然有T恤穿,在他们的心里,中国人都是穿“的确凉”(一种衬衣的料子)的。这些误解正是由于台湾当局长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进行诱导所致。同样地,在改革开放之前,英美人对于新中国的印象就是在中国只有三种颜色,蓝,绿,黄,工人穿蓝色,军人穿绿色,农民穿土黄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东西之间的对话交流展开,同时,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族群的理解加深,现在连美国总统也是一位非裔。这无不说明少数族裔群体开始掌握话语权,从边缘化走向主流。

从80年代起,石黑以及一批少数族裔英国作家在英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大受欢迎,他们自诩为“国际主义作家”,或者被称为“无国界作家”。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主题也由传统的关注于少数族裔族群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向关注人类共性,追求文学作品的世界性,这正说明了世界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而全球化对文学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肖薇.文化身份与边缘书写——从华裔女作家看华人写作的特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33-136.
- [2] 李春,译.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4):134-138.
- [3]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4] 刘元侠.从陌生误解走向互相认同[J].山东外语教学,2006,(3):104-107.
- [5] 王友贵.全球化与英国当代少数族裔作家——以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上海孤儿为例[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17(4):12-14.
- [6]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Minority Writers

HE Shan-xiu, LI Z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m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Japanese immigrant writers' works with international themes of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s in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in global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one change of ethnic literature in today's world, and the glob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British writers from margin to center, from concern about survival state of immigrants to common character of human beings and literature taste in worldwide basi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thnic literature; marginalization

(责任编辑:王建华 李萍)